



荐阅 书单

《重逢社会》

“重逢”是一个持续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回到一处旧地，见到一位故知，记起一段往事，那便是人们最常说的重逢。然而在事后回忆中，往往只有那些能被察觉的事件才会被定义为“重逢”。

青年社会学者陈心想以“重逢社会”为题对他零零碎碎的重逢进行了一番整理。陈心想的重逢之不同在于，它发生于多重经验之下：从乡村来到城市读书、教书，再重逢乡村；从中国前往美国继续读书、教书，再重逢中国社会；如今从美国回到中国教书，再重逢美国社会。这让他在《重逢社会》所收录的社会学杂文中对乡村、教育、饮食、阅读、影视等议题的思考既简朴也包容。他下田做过农活，在不同环境的城市念过书、也教过书，而这样的经验在20世纪末很常见，在如今青年一代学人中则越来越少。



作者：陈心想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9年9月

《鹅笼记》

杨典是一个古琴家，也是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家。《鹅笼记》中的一系列创作，是杨典为捍卫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而刻下的铭文。这本书中的故事充满想象力，类似于古代的短篇志怪传奇。

作者主张炼字，所以语句如琴韵般考究，想象力也足够充沛。作者用这种寓言的方式表现着历史的角落。在这本书名源自南朝梁人吴均之《壶中人阳羡书生》的作品里，充满了类似的古典式禅机、空灵感与文字魅力。



作者：杨典
版本：鹿书·武汉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航海家的笔记本》

航海曾经深刻地改变过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每一次的航海行动，往往伴随着海图的绘制和日记的书写。

实际上，能够记录未知海岸线的绘画能力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优秀的海员应该具备的技能。在摄影术普及之前，对发现的新物种和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的描绘，给漫长而单调的航程带来了乐趣，也为科学研究所积累了资料。

本书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航海者的手记，纵贯15至20世纪。这些文字和图画不仅来自知名的航海家，还有进行科考的学者、执行任务的海军、随行的医生、厨师、普通的渔夫、潜水员以及海盗。

(杨道 编)



作者：(英)休·刘易斯·琼斯
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
时间：2016年10月

臧棣三部新诗集： 生命追寻的诗歌路径

文本刊特约撰稿 向卫国

2019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当代杰出诗人臧棣的三部诗集《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这既显示了出版方的文化前瞻意识，更是彰显出诗歌作者在当代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臧棣作为一个具有诗歌作者和诗歌研究者双重身份的诗人，在两个方面都对汉语当代诗歌有着突出的贡献。就对诗歌的思考和个人思想表达而言，臧棣近十余年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途径发布的海量“诗话”(具体数量，暂无确切统计，但可以作者发明的“诗道鱠燕”一语作为总命名)涉及了与诗有关的所有话题，而每一话题都经过了作者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的反复申述，其广度、高度、深度都堪称当代诗学建构的重要存在。在诗歌创作方面，臧棣诗歌惊人的数量和写作的自觉意识及其达到的成就，也是堪称瞩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99年从“协会”诗开始的“丛书”诗和“入门”诗三个庞大的系列诗作。

诗人在接受《生活周刊》陈陌的访谈时表示，“开始时，只是想发明一种我称之为系列诗的东西，来缓解大诗写作对我的诱惑。”“新诗历史上，写作长诗构成一种暧昧的文学情结。”“我也有这个情结。但另一方面，我又想破除这个情结。”“对我来说，像协会诗这样的系列，就是长诗的一种变体。或者说，一种变奏。”也就是说，系列诗的写作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存在的一种认为汉语诗歌缺乏史诗传统的认知焦虑和弥补冲动的自我缓解。但随着写作的持续深入，这种原始动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系列诗，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类型长度，从而形成足够的总体意义上的风格力量。”

至于为什么选择“协会”一词作为

诗歌题目的扩展名，诗人也是有充分的考量的，“为我们的存在中那些细小的、瞬间的、偶然的、易逝的、平凡的、备受忽视的事物，伸张它们的生命主张。我写的协会诗都很小，有些可能是一个词组，当时内心的一个句子，我把它叫协会。”

对于把诗命名为“协会”或“丛书”，臧棣如此给出这样的解释：“我将自己的诗命名为‘丛书’时，确实有一个自觉的意图：一首诗就是一本书。而一首诗触及的内容的深邃，即使动用‘丛书’的规模，也无法将它的含义穷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一首诗加上‘丛书’这一后缀的缘由。”“这也反映出我对诗的主题的开放式的理解。一首诗触及的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复合的主题。丛书的命名，也包含这样的想法：一首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成性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正如诗的素材和诗人的眼光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更新。从意图上讲，丛书的意思就是，一首诗，是写不完的。每一首诗，都是处于一种丛书状态。”显然这些话，不能仅仅看作诗人对自己的写作的某种供述，同时也是他对诗歌的总体认知，因为诗人臧棣同时是本时代最出色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这一点，读者从《尖锐的信任丛书》中的许多带有“诗”或“诗歌”字样的诗歌题目就可以感觉到，《新诗经丛书》《街头诗丛书》《诗歌动物丛书》《世界诗人丛书》《当代诗学丛书》《启蒙诗学丛书》《环境诗学丛书》《循环诗学丛书》《诗歌友谊学丛书》，等等。当然，这种将诗歌的意识本身作为诗歌主题之一的做法，远不止“丛书”系列，而是贯穿和弥散在臧棣诗歌写作的整个过程和每一角落里。批评家会把这种写作意识称之为“元诗”意识，尽管这个



《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
作者：臧棣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名称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说法，但仍不失为一种认识诗歌的重要方向。

《情感教育入门》所收录的作品最早始于2014年8月的《蹁跹学入门》，但2014—2016年只有极少的几首，大量集中的写作是2017年之后完成的。“入门”可以说是对“协会”诗中即已存在的某种诗歌意识的再次扩张和张扬，即“为我们的存在中那些细小的、瞬间的、偶然的、易逝的、平凡的、备受忽视的事物，伸张它们的生命主张”，也就是说，诗歌关注的重心再次回到“物”的层面。对此诗人也有自己的说明，他在《诗歌和进入——有关“入门诗”系列的写作动机》这篇短文中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追寻”，而“既然展开了生命的追寻，就意味着有重新认识世界的可能。”“新的认知假如还能开启的话，新的世界面貌注定只能基于我们坦然于自己的无知，并愧疚于我们尚在门外的处境。”重新打开世界，重新认识世界及其万物，是为“入门”；这里面同样包含着对诗歌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入门”。而诗人则将重新“入门”，“归入一种最迫切的自我救赎”。

由此，臧棣近20年来的诗歌写作，也是这三本书的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这是一个不断向下深入以及向物的世界掘进和还原的走向。■

《梅尧臣传》： 传记文学的新镜鉴

文本刊特约撰稿 彭忠富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首由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创作的《陶者》曾进入小学语文教材，如今可谓家喻户晓。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极不得意，但在诗坛上却享有盛名，他怀着无限的悲愤、苦闷、渴望和痛苦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激动人心的诗篇。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除了《陶者》外，与之类似的还有《田家四时》《伤桑》《观稼》《新苗》等。

梅尧臣为官期间经常深入乡间百姓家微服私访，与农人、与烧瓦匠、与贫妇交谈，了解民间疾苦，还亲自赶赴山林大火现场，洪水泛滥的溪流进行实地察看。梅尧臣的诗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他对开辟宋诗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宋诗“开山祖师”。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称梅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还说

自己的诗歌不如梅尧臣。欧阳修的赞誉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两人从青年时期即为好友，只是梅尧臣的仕途没有欧阳修顺利而已。诗人是时代的先觉，在战争的年代里，他站在前列，在和平的年代里，他歌颂得嘹亮。他的丰富而深刻的感情和他的身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著名传记作家朱东润认为，诗人不是政治家，在历史记载里不会留下沉重的踪迹；他又不是哲学家，没有长篇大著发挥他的惊人的宏论。因此我们对于诗人的理解常常不够。

有人说，朱光润先生的《梅尧臣传》，是当代文学传记文学的新镜鉴。

我们如果不知道诗人的时代和身世而仅仅从一字一句、一联一韵去探求，诗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是时代的先觉而是韵律的工匠，这样就不会得到正确的认识了。朱东润认为，诗人是需要写成传记的，这样我们对于他的作品才能获得进一步的理解。朱东润长期关注梅尧臣成长历程及诗文创作情况，他所著的《梅尧臣传》包括“主簿的



《梅尧臣传》
作者：朱东润
版本：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时间 2019年6月

才华”“穷而后工的诗人”等九章，生动地描述了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身世遭际，剖析其作为宋诗“开山祖师”在诗歌创作上的特色和成就，也记载了他与当时文坛名流钱惟演、欧阳修等唱和往来的轶事趣闻，对于读者研究梅尧臣、研究古代诗歌的发展道路有很大的帮助。

朱东润肯定了梅尧臣用诗歌来表达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但是他也指出梅尧臣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与同时代的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对比，作者认为梅尧臣的书生气要更浓一些。■